

山東通志

山東通志

河堤謁者箴

漢崔寔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於龍門踰為砥柱率彼河漘大陸既極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冀宅乃州潘雷濺濺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其導理非其理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可水致告執事

縣令箴

唐元結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嚙喻作人寒煥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箴

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聞由上官事不由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縣令箴

元古之哥

牧臣司青敢告執事
余明箴
伊昔伊維東海是洛豫州之上邑於蕃字大野既諸有羽有棠孤桐噴珠泗沂故同降周任姜顓於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鄰事猶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牙牧臣司餘敢告漢夫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箴

楊雄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雉以時莫忍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獻土白墳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既沒周室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事

不怨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母為惡行母逆善
名保此中道無有不或過客簾士冀申同情如山之重如水
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莎之直如
秤之平

天柱山銘

南北朝 鄭道昭

孤峯秀峙高冠霄星實曰天柱鎮帶萊城懸崖萬仞峻極霞
亭據日開月麗景流精朝暉岩至夕曜松青九仙儀彩餘用
綉形龍遊鳳集斯處斯寧淵綿窮想照燭空溟道暢時乘葉
光幽明雲門煙石登之長生

天柱山銘

南北朝 鄭述祖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銘

古

巖巖岱宗魯邦仍其致祭奕奕梁山韓國以之作鎮蓋由拳
石吐雲坤靈布雨五嶽三望六宗九獻祈禱斯應禮秩攸明
天柱山者卽魏故通直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國子祭酒祕書
監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之所題曰南臨巨海北眺滄
溟西帶長河東瞻大壑斜嶺蓋天層峯隱日尋十洲於掌內
總六合於眼中文範自此經停精衛因其止息始皇遊而不
返武帝過以樂兩豈只哦昌鳥翅二別兩轍對談大小共叙
優劣耆耶公巢氣長象合靈川嶽禮儀以成規矩仁智用為
樞機自結永遲與革履傳聲組綬相輝昭冕交映至於愛山
樂道之風孝敬仁慈之德張良崔廓未足云擬文光夏甫易

以能加魂永平三年新議以此州俗刻南楚境號東齊田單
奮武之鄉鄭其逞辯之地民猷鄙薄風物鼓譟詢茲保人非
公勿許又驅揚御下宇眾理紛華情款富庶類允諸變此機
夸之俗伴彼禮樂之邦懋績布在歌謠鴻範宜諸史策公久

渴粉粉緬懷桑梓同升龍而泗泣類步姑以興嗟於此東峯
之陽仰遠皇祖魏故中書令祕書監兗州刺史文貞之狀鵞
碑一首於峯之東石室之內復致其銘思恭舊德歷構前基
秉笏相門策名天野出入舊邸陪從帷幄凡諸身歷瀛趙滄
冀懷及克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復
納言光祿太常類居其任摘分庸劣其階至此宜是遺薪妄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銘

古

委餘慶濫鍾何曾不想樹嗟風瞻天規日猥當今役迹此
藩敦慕益書仰宣庭尋其詞曰高高峻嶺太華削成所望諸
素禮禱萃經崇哉天柱則出孤亭地險嶺庶籍此為名赫矣
先公道深義富如桂之榮如蘭之茂尊親愛君存交賞舊翻
屬思後實漸空構天統元年五月十八日

家廟碑銘

唐 顏真卿

系拔宗和顏公子封鄂營附庸堂孔聖裔沂風柯青徐給事
中護營柳渡江樞符兄戚感鄉童鄰火斷耳招重施七葉傳
孝恭武騎都尉可從僕尺牘繼魚蟲勸君雅情而終咨記室
游湘東嗟有正氣終忠忠黃門擅文雄三昭長事東宮四穆

叔史年範家華州崑川通小秘書盛名鴻雅太保文翰工範
永不能至無窮

題卷銘

唐 陸龜蒙

魯國十未堂無康達尊載適世以類居之部安則歸樂復
矣道孤處空其樂始於聖人之言終日不運易贊獨八云類
庶幾門直大道寧知登飛梁肉在御狼食未肥陋巷相士不
其達而我賈狂得之焉斯其動于文則賢哉是思

題樂亭銘

宋 程 頤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七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莫能識聖賢之分古難其
明有孔之遇有類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被昏
為醒周爰闢里惟賢者址巷計以椿井坤而地鄉閭里世弗
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近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論
發格出金巷治以開井深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蔭載基載
落學曰類樂昔人有心乎付予度千載之上類惟孔學百世
之下類惟孔生蓋孔之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本
不忍廢地不忍荒鳴呼正學其何可忘

題壁銘

宋 王禹偁

在天成象望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制乎天也噫乾坤不可
以久否故爰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

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
晦及秦之暴則廢過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
興也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天道也述於君則堯舜禹
湯文武之業備矣述於臣則皋陶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
世則六府修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
坑煢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廢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
禹湯征伐之功又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
臣者又不聞皋之述九德要之諧八音覆之播百穀契之遷
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
則無火食之人并服之眾與夷狄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
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
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蘆玉有枕防之以關鍵固
之以絨縻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
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蓋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
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下皎然如上古之這其大
矣哉銘曰據山高兮為秦城盤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
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
壞之者恭王誦之音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
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
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銘

七

斯文今用之不息

擊蛇笏銘

宋石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爲其肆行如天地邪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預出於其表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某年寧州天慶觀其武像上有蛇舐極怪異郡刺史口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之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詩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哉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箴銘

夫

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曰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克時爲指侯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乃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迂鯁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倭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雀子齊刑明匪董恨打張禹幼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鯁魚徒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意天地鍾純

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緒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庭之內有諛諂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邪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任一蛇公以笏爲任勞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任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譴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箴銘

完

杏壇銘

金高德裔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在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永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田此受我瞻遺壘實爲敦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瓶城齊銘

元閻復

利欲之兵或繁吾城據屬之機或發吾瓶壘其守不若修仁義之于樽金其結不若駕聖賢之說鈴若然則城何懼於脫局瓶何患乎建瓴哉

寧陽縣孝門銘

并序

元王忠誠

濟寧之寧陽縣上所部儒士王治孝行日治幼好學長出

暇必歸省其親妻亦時往拜候乾福道及父卒且夕臨慕者
百日衣衰麻絕筆酒饌伏外氏客亭不入私室以終喪逆出
舍昆弟散其家產存者宅園而已治蓆麻樹桑授徒以養母
雞鴨出採薪且歸課誨每食必視饋定省溫清出告反同一
以禮不苟母誕辰至將具酒飲憂無資早起啟戶見棄物在
道縮身闔戶伺之良久無人焉追視之得米一囊鈔若干緡
即以奉其母或者以為天賜出獲瓜果必包籠奔行慈則監
而後持嘗得魚數尾家遠暑盛恐餓則煮以歸獻歲饌雖貧
百里外妻脫簪珥以易米故鄰里慕之不克母獨足粒食母
推發妻吮之曰首飾之皆良已至大開大授母亦桑之治咸
食色憂調膏湯藥衣履不解病篤醫云汗苦則差甘則不可
為也妻取嘗極苦病果愈後旬日病復作而卒治勺水不入
口者累日哭踊絕而後殯貧不克塋殯于堂后倚廬毀骨立
寒不綿暑不扇冬大雪擁牖妻母為絮衣使其子覆其身去
輒微之心痛弗堪藥宜以酒下竟弗用以煎治易之既大祥
微工代伏山石為梓山違家幾一舍晨往督視暮還其大妻
往隨之足跡流血散履屐墮用灰隔外周築以石屑封高丈
尺起堂垣蔭林柏皆躬為鑿子欲代弗許構祠作主時祭如
事生以母在時嗜豕肺肝忌辰必以獻鄉人嘉其孝將列
上之治輒然曰此子職也何煩公為遂止乃相與號曰李恭

處士治既沒鄉人竟上于孫恩請覆柩中奉命檢其棺槨其
居曰孝子於是孝子子國輔國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儒
慈孝莫石在國石為其雙妻夫君孝子之門又為石為理
仲那入翰林學士王思誠為教習事仲那之乃係以祭祭曰
大哉今手惟之二草也義大德而人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肥居貧嗜學書醫家新文捐館公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年姻來歸妻母終子弟見校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
以鈔語佳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亦謹清溫等妻居廬服粥經年不稍以奉寒賸錢石為
梓梓土起墳手時林柏躬筆墨地庶幾密安情事用仲亦有
孝婦克尸饗檢咤道餽曰誠格于神夫婦協德風動里鄰
昔大舜諸君敬器宣尼教分五季以分既稱孟莊又贊子焉
制是魯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純問師歐歐歐歐歐歐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
其考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雖之以處而觀其色世之人主獻酬交
錯男女雜坐同往來而墮正禮誠可議議者若元德秀有酒
終身不識女色豈非天下真丈夫哉玉環子駿之為金神平
也正正率下笑語有時既為衣之堂以侍養開軒與鄰友

時會其中榜曰潔軒以不好德為戒焉是故有錄伍者之範也銘曰才如宋玉不顧東隣君子望德以守其真醉而不出主人留堯道簪珥正禮何存王孫僚友恥榮莫等同聲而醒作玉雪也

尊經閣銘

元 張起巖

惟人與物同具此形物得其氣之偏人得其氣之勞曰需伊何萬物是生一為所見之或蔽則私欲馳騁而無極聖人出而是正敷天倫之教昭垂乎一經所以為百王之親法為萬世之儀型賢哉張公尹茲山城構傑閣於泮水揭尊經以為名考其命名之本意信乎見道遠而燭理明想其文化流行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廣銘

全

洽於民情禮讓之風以興終欲之聲日聽力行乎下途而不倦心醉乎至理而不醒日新又新之無已可不謂明德之維馨若然則公之化斯民也庶幾三年之有成彼其衍智能之本技聚黃金而清懿斷喪本心之善能不抱愧而過斯庭靈池開偃月樓高摘星在一時為觀美會不遺千載之餘麗金山可傾閣不可傾金山可平基不可平壯吾道之元氣主萬世而蟬蛻青青子衿於焉研精水遊來歌請觀斯銘

聖槍銘

元 張 頊

茲櫓之幹高參於天茲櫓之根深及於泉是為手植自古百傳云聖伊何曰歲二下氣芬而遠邑殷而堅誰謂崑岡貞玉

以肅誰謂若新美茹以連嘉棟欽有育其春育乎一國美廟之偏乃從故處全其大烈孔氏以開文育有焉聖哲祀悠悠羊羊聖道以緒聖澤以施聖德其仁則海國自今以始於億萬年

思聖堂銘

元 張 頊

光祿儲楠尼山辭聖兩儀立心肇黎立命中都公乎汶河月瑩百千典思萬代起敬惟聖與凡相去 間乎小庸小人則反精一難持微毫易轉思則得之弗思誠也弗思思貴乎思誠克已復禮為仁乃精實踐工夫微上流下流思無益不如學也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廣銘

全

重修孝源泉銘

元 劉 傑

莒太下崗山水攢秀之地有醴泉厥名孝源唐貞元時尚時孝子孫既盛崇感應碑字跡剝落不能盡瞻瞻可瞻者曰君樂安縣孫縣字公侯厥考應乾明皇天寶末雪安史之亂為賊所困戰力破賊軍有戰功許其子也既切喪父長喪母哀感極盛久之爰發醴泉泉應於地降以彰有德豈非孝之也也俄有醴泉湧於草間天地降以彰有德豈偶然哉夫名知事劉純宮之好事者來告子曰吾家拓由之陽有清泉曰孝源色澤如玉味甘如醴流溢不竭東合泗水入於海正元元年山東大旱千里河海流涸惟是泉不

金絲堂銘
維孔有宅曰聖門魯其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門代之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銘
金
文雖壁有書八言是謂此事詳狀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同
其舊祠學即德斷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
堂在西欲究新祠事我終計
建顏神真城碑銘
明 王世貞
世貞不佞既已城顏神則諸父老走李先生又記之而李先生
生推尊余故於文稱特過非常不佞中承公傳御公之教也
與二三大夫士之謀也余敢難容而生顏之余不佞又惡
敢通容而顏諸父老之力以為已功諸父老孫子弟蒿萊其
畝日夜耕將事矣即因村於山焉下 茲於畝首也晉十之
八九而寧無一二酒飯飲之費以動諸父老二三大夫士

金絲堂銘

明 李東陽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銘

金

建顏神真城碑銘

明 王世貞

世貞不佞既已城顏神則諸父老走李先生又記之而李先生
生推尊余故於文稱特過非常不佞中承公傳御公之教也
與二三大夫士之謀也余敢難容而生顏之余不佞又惡
敢通容而顏諸父老之力以為已功諸父老孫子弟蒿萊其
畝日夜耕將事矣即因村於山焉下 茲於畝首也晉十之
八九而寧無一二酒飯飲之費以動諸父老二三大夫士

孟廟承聖門銘

明 郝幼學

瓜分版築杖馬筆而人策之亦既勞止華路藍縷以啟茲城
拈擲初初實唯二三大夫士與諸父老共其何不佞之有不
佞則竊復隱虞焉為諸父老城顏神者城之已耶將縣之也
城之而前使者以算計囁嚅旁喁追靡敢動今不旋踵而告
成事諸父老業已受貳二百里外不勝其煩以為附庸則百
雉之崇易易若是現而縣之則不可縣之將為若置令若丞
尉役毛供汙人於社席間哉而割三邑之膏壤使其民與諸
父老拉制而弊英大左不取也需云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即
令今決城縣利害與他日身所受本末岐異矣然未可着數
而舌析姑以明余志耳余不佞敢遂籍二三大夫士暨諸父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銘
金
老子弟姓名系之碑陰而傳以銘銘曰顏姜之山歐陽海內
來谷造天紹穀其口萊新西控潞益東走五民居之隸利南
畝作為奇家即山而取益鑄楷理章對昧首予矜日尋何戎
不莽唯余小子睨日靡役本之不探而末是驅騰我父老以
勤版築雄野壁室壺簞追屬唯茲父老藩屏是篤石城蕞蕞
可以彌鐵危岡冠傾輿泉溢腹在易有言設險守邦衛以武
師周以崇墉邊亂亂萌母使憂張母若安之薄征厚藏牙銳
鈞喙杜久大槍銷為鋤耨起而農桑比屋興業遵彼周行故
臣罪言敢告職方

鄒國公廟承聖門者知縣崑山王壁所行也顧使在宋元季

數于兵火國朝崇尙明教前令桂孟既修廟洪武十一年十

月立是門而規制始備門高二丈四尺闊九丈七尺三其辭曰

承聖之門將翼翼山義之路居仁之宅於惟鄒公功配神

禹繫別紹孔爲世作知言養氣仁義性善尊王黜霸予豈

好辭盛德孔彰廟食斯堂學徒誦說紆歌洋洋出入是門希

賢希聖是則是微風夕虔敬繼今茲之勿勿勿竊凡百君子

有考斯編

張秋地平日啓銘

李之藩

天渾地冲帝德誕植亦紘中劃光道錯織磨儀密稜縣象岡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賦第

全

武宵晝承短相披長極南北高下里移度華海表儋崖十五

極側六十二度地距鐵勒神京仰觀出地四十三十五半張

秋所得倏便亦印極高本通寸累鉢分曄固殊則東西共緯

同算交食皇輿萬里焉斯足測重差句股大較可得神明會

通洞極玄穆爰考地平以造景式建曄協度訢石綬渤而午

負于水準榮植二寸四分表體變迥貫地中天齡景剔墨體

弦斜倚兩極攸植遙矩廻射春秋分絨厥絨應絃餘乃漸曲

二十四氣同宮異流七衡六間偕合歲德升沉之景微測辰

刻衡名弓張縱則矢直縱辰衡氣散互九張繩繩非井未參

厥域孰倪進退無辨焉辰微乎表覲視厥影色差或毫釐謬

以千億必謹護持勿俾靈祇昔用土圭得午靜思靡如茲

四序咸秩司南可指壁候乃識匪離玄誕最時是飭河臣帥

禹寸陰務審因地承王龍度孔垂無或怠愆以奉帝力銘此

貞珉敢告有靈

百忍堂銘爲張士鳳作士鳳浙之蕭山人流寓濟南故書

之

趙國麟

粵稽忍性孟氏之傳人心惟危匪忍易捐矧在倫紀親遜爲

先思明誼義何道能然忍其後起天屬乃全忍其旁驚八合

斯專始尙強制繼益弛旃忍之又忍久而化焉張公百忍義

問昭宣君其苗裔力行克堅名斯堂構貽厥衍元曰占餘慶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賦第

全

介祉綿綿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五

藝文十一 論

樂志論

黃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
果園植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
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幸止則陳酒有以娛
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燭賭陸苑遊戲平林濯清泉
追涼風約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
間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
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鑑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一

曲道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
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
門哉

魏高貴鄉公顏子論

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
喻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懸懸至於
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
其不光明聖道闢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
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釋時論

晉王 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掛汗服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法
寒之谷過而問適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涓涓之鄉奚適曰欲
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
于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烈然曰明爲其然也丈
人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融融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
非其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
門之寶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衣衣而佩朱戟舍徒指而
采丹戟由此言之何恤而無赫赫先生告我逆之速也丈人
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
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或奮奮于綏機之世賢智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二

顯於霸王之初當心懸則勢橫端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
以暢據是則衰龍衛子繼龍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賤而夕
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世位之輕重
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降道寧羣后還豫宴安守平百辟
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充肩骨不簡卑傳多
士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閭庭四門穆穆結繩是盈仍叔之子
皆爲老成賤有常尊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羹跽
于婦耕讓名位者以謂卿卿勢尊高者固資而隨形至乃
空靈者以滋噴爲雅量疎愚者以沒利爲餘給勝胎者以
檢爲弘曠僂胎者以守意爲良嘲嘲者以蟲蠶爲高亮蠶

蠢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夢者以博約爲通而取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管者有沉重之舉噉問者得清勁之聲殆尊性畏于謙談聞弄勇敢于驚諍斯皆寒素之死而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于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同嚮而遠視鼻膠鼠而刺天忌君子悅媚小人放廢道素憐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如蠶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去集門求官員職童僕闐其車乘開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徒倚于門側時因接見矜已屬色心懷內在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三

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闊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役覓衆塗圯塞投足何措于是冰子乃釋然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于孔顏之門久處于鴻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細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咏曲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垂暮沉聘周道師巢由德林豐林家易者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卻戶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戮我心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爭此

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細相感感湧雲蒸憂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望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辭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簞聖賢以此鑲金版而鐫盤孟書王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驛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山齊教粵諫訓揮直切絕交游其辭首曰鷹鵠蛇人盡於射虎家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聽然笑曰客所謂撫絃斂管未達於變變鸞張羅沮澤不觀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闢風烈飢饉蟻屈從道汚隘日月聯璧管璽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四

巫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徵古若五行之變化清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府而爲言至夫組纓仁義琢磨道德騷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適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恤其召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詆詖詐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藏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實雕刻百工鑄萬物吐噉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簞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嚮川鶩雜人始唱崔嵬成陰高門旦開流水

接轡昔題摩頂至野驤鹿捕鵲約同妻離其長子驤駒刺鄉
淮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均陶白貫戶程嶺山拒銅陵
家藏金八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門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繼
極之士黃紉燭之去先選潤屋之微澤魚貝是歸風吞蠶幸
分難驚之術榮常玉等之召源徇恩遇進發誠拔青松以示
心指白水而居信是得馬受其流也舊大夫宴喜西都郭
有道人儒東國公卿員日蕭林結紳義其意仙加以領顯景
節涉流流不勝萬鳥之羽漢漢出為之雄蕭敘溫郁則寒谷
成春蕭蕭則春不寒飛走出其物指受身受其一言于
是有窮冠上冠約無風了通于其道人亦不道于其關繫
其驤駒乃其信附驤駒之羽驤駒歸于驤駒是日談交
其流一也富均陶白貫戶程嶺山拒銅陵家藏金八出平原而
聯騎居里門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繼極之士黃紉燭之去
先選潤屋之微澤魚貝是歸風吞蠶幸分難驚之術榮常玉
等之召源徇恩遇進發誠拔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居信是
得馬受其流也舊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儒東國公卿員
日蕭林結紳義其意仙加以領顯景節涉流流不勝萬鳥之
羽漢漢出為之雄蕭敘溫郁則寒谷成春蕭蕭則春不寒飛
走出其物指受身受其一言于是有窮冠上冠約無風了通
于其道人亦不道于其關繫其驤駒乃其信附驤駒之羽驤
駒歸于驤駒是日談交其流一也富均陶白貫戶程嶺山拒
銅陵家藏金八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門而鳴鐘則有窮巷之
賓繼極之士黃紉燭之去先選潤屋之微澤魚貝是歸風吞
蠶幸分難驚之術榮常玉等之召源徇恩遇進發誠拔青松
以示心指白水而居信是得馬受其流也舊大夫宴喜西都
郭有道人儒東國公卿員日蕭林結紳義其意仙加以領顯
景節涉流流不勝萬鳥之羽漢漢出為之雄蕭敘溫郁則寒
谷成春蕭蕭則春不寒飛走出其物指受身受其一言于有
窮冠上冠約無風了通于其道人亦不道于其關繫

皆為簡簡遠遊折枝祇時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華便得導其
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實也其所入實行張畫之家謀
而後動至亡寡試是日量交其流五也斯五交義同賈需
故桓神質之干闥蘭林同章之於甘醴夫寒暑進退盛衰相
變或朋聚而後散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今泰術家縱橫過者波瀾此則利刃之精木皆異變化之道
不待一由是觀之驤駒所以內終董朱所以際木斷焉可知
矣而董公方規規然勒門以藏客何所見之軋乎然因此五
交是生三變敗德義禽獸相若一變也難固易揚仇訟所
聚二變也名聞實義貞介所差三變也古人知三變之為梗
體五交之速尤故王丹獻子以相楚朱穆呂吉而示絕有旨
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防渤內是佩早霜銀黃風昭民舉
適文麗潔方駕曹王英爵後造斯極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
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圩而扼腕過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
出其臂吻朱紫由其月且於是冠蓋輪蹄不寒雲合輻輳
轉生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陳隅謂登龍門
之版主于顧盼增其倍價窮拂使其長鳴劉祖雲臺者序肩
起左月頃者疊踵莫不尊恩仰德網羅想惠莊之清塵庶羊
全之微烈及暇日車馬歸營洛浦總轡猶懸門罕黃酒之珍
填未宿草野絕動輻之賓龍爾諸孤朝不謀文流離大海之

南齊而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全蘭之友自無半言下計
之仁寧終歸威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崎嶇一至於此大行而
門費八輸絕是以耿介之士其若斯裂裳裹足升之長房
濁水高山之阻欲與塵塵同羣慨然絕其旁濁誠恥之也
誠畏之也

王蠋論

卷之三十五

古之人自不去商利之虛君以直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
者其人曰伯兮伯兮者孔子稱爲仁而子稱爲聖不有
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憂利而憂義之患曰夫也忠粹
於其君者其人口且其手孔子稱爲仁而子稱爲聖不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七

在平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車之用不羨萬家之
封引身而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閉於相存且于之事
者其人口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具名亦不無自附
於伯兮比干爲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之
走莒也臨淄之地汶水之鄉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乎是懼
黃金結紫較論議大主之明者一旦狼顧鳥驚分散四出不
進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門不齊者方是
時王蠋膏之布衣也積仁累行退耕於野曰才當負君之累
耳本當云君之歸蠋君爲生於齊國世爲齊民耳當負君之
累耳當云君之歸蠋君爲生於齊國世爲齊民耳當負君之累

三十里不敢逃其長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卒不滅
也數爲甘言喻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若屠盡
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
劫之以兵誘之以利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
烹乃經其頸於木枝自奮絕腹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大哭流
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現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
相與迎義王於莒而齊之殘黎始感義發奮閉城堅守人人
莫肯下燕者故莒而聖得救哉不亡而田單卒因其民心奮
其智謀却敵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余讀記至
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八

作於人無欺於伯兮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
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秦何友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
微見於田單之傳凡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
天下甚可恨也且夫惡政則卿也便能喚曰技習當然不顧
以推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嫌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
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
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
右賣國以取客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
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
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

猶以原道德附之老聃淳于髡歸信田駢慎到接子環駢

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事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蠅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夸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愚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樊噲論

明高啟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九

樊噲武夫也嘗攜劍摧鋒從沛公以去舊聖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人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還欲連生陷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噲獨先入收丞相府副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呂氏叛也嗟乎噲起居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小恩又何有于一噲論者誠刻

矣哉

齊王蠋忠臣烈女論

國朝王士俊

燕將樂毅既破齊聞王蠋賢將封以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自經死嗚呼是言也足以括枉乾坤爭光日月矣蓋臣之於君婦之於夫猶人之於天也臣以君為夫婦以夫為天一而已豈有二天乎且所謂天者豈在蒼蒼形氣之間哉即所謂理也理一而已豈有二理乎此人禽之介且古彌今不得而動搖者也是以堂廉之士當其常也則為皁莖稷契當其變也即為伯夷叔齊聞房之內當其常也則為雞鳴豚耳當其變也即為中河和舟由人情而論豈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十

不樂為皁莖稷契之臣雞鳴豚耳之婦哉至於登西山以窮飯呼天只以自哀四顧茫茫雲愁風慘天地為之淒悲鬼神為之墮淚忠臣烈女固大有不得已於懷者然而斷頸絕脰剝腸裂股視之如怡豈有他哉權衡於是非之途而置榮辱死生於不問也自王蠋建此兩言齊之士大夫聞之各矍然起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遂求王子法章立之而齊以復興則此兩言感動社稷可存山河不改其所關係賢於十萬之師傳之至今稟稟有生氣豈虛頌倒數吾嘗謂齊之似興而實亡也亡於管仲謂其忘君事從不知忠臣烈女之節也齊之既亡而復興也興於王蠋謂其

矢死靡他堅守忠臣烈女之節也嗚乎此固不可與功利富貴之士論矣至臣委贄而致身女結褵而從一在是則盡臣耳在女則盡婦耳忠臣烈女史不多觀固以處常之時多處變之時少也然而此心豈盡於常變哉伯夷叔齊即阜變後契爲之中河柏舟即錐鳴昧且決之倘安常處順之時廣歌揚拜一念涉於欺詐不可以質神明琴瑟倡隨一事稍違章戒不可以對夫子君子即以二心之臣失行之婦律之矣何也兵莫慘於志而人莫不感於誠宋開存亡斷續之心可以居理戲豫馳驅之志可以對天也余深有感於王蠋兩言故備論之如此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王蠋後論

王士俊

余既作王蠋論以見忠臣烈女之兩言攸關如是其鉅也復讀宋秦少游論以史記不爲蠋立傳而責備之而咎差太甚之嗚呼少游之意良厚矣然吾特怪其視史記太重而不知王蠋之無待史記以傳且於忠臣烈女之兩言猶以尋常之崇論閎議目之也何也人之待史以傳者必其人在可傳可不傳之間也言之待史以傳者必其言之因傳以顯因不傳而晦也若王蠋何如哉其所傳之兩言何如哉夫所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斯道也斯人也在天爲日星在地爲川嶽在人爲布帛菽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因品

題而短赫不因寂寞而沉霾其於史冊也何有今試有人焉斷斷而爭之曰天之日星地之川嶽人之布帛菽粟幸見之傳記播之詠歌故人知有日星川嶽布帛菽粟也雖三尺童子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矣何也其所恃者不在此區區也少游之言曰伯夷比干得孔孟稱之王蠋無孔孟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嗚乎其亦不知王蠋矣且亦不知伯夷比干矣夫伯夷比干之爲聖爲賢爲仁雖因孔孟而論定然使孔孟或不之及而後世豈遂朦朦昧昧不知有伯夷比干兩人與抑猶有知其爲聖爲賢爲仁者與夫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豈能一一求而論之如銓曹之除目市樞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之日曆纖悉不遺者耶知伯夷比干之不遇孔孟而亦傳是王蠋之不藉史記以傳也彰彰矣且夫史記之失實亦已多矣班固議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蓋貧賤由斯以觀後人之尊史記固以文章高潔奇崛耳非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謂足以繩春秋也其不必以史記求王蠋可知也伯夷比干雖孔孟猶不恃而王蠋反恃失貴之史記乎哉就令史記傳之爲之表其功揚其節且於忠臣烈女兩言淋漓唱歎傳示萬禩而後世之敬王蠋式王蠋讀是兩言振觸欲泣承矢弗諱如仰日星瞻川嶽服食

藝文十二議

共皇立廟議

漢師丹

布帛菽粟者果能有餘黍之加乎今日也哉不能為加而又何能為損乎故不然如少游所謂荆軻聶政則史記有傳矣蘓秦張儀則史記有傳矣韓非中不害之徒則史記有傳矣而後之君子其遂重矣荆軻聶政張儀韓非申不害之徒以彼忿激之舉縱橫之術刑名之學為千古不可少之人千古不可無之事乎哉吾知其必不爾也故曰其視史記太重也且二十一史之中善學史記者莫如歐陽公五代史然五代史之不為韓通立傳也猶史記之不為王蠋立傳也後世但病歐陽公之失耳若韓瞻眼忠烈彪炳又何嘗不嘖嘖人口然則人固自有可傳矣史云乎哉蓋少游用意厚文亦清辨特以論史法則可以之論王蠋則所謂惋惜太過而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論 七

其人之真反不出也以余按之直謂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全在乎此誠不藉文字以為顯晦故復論之以補前說所不及云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議 四

前師丹議制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分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制更昭於太皇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后定陶共皇諡議已前定議不得復收祖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子之故為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月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復奉定陶共皇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親盡尚毀不正之祀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明堂議

唐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眾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喪亡今